



諸儒輿論前集卷下

伊尹

古之聖人苟有不足於其中者無諱也夫無諱於其心則亦無諱於其人故後世有得議焉者無恤也湯武之師非不知後世之議已而周公之過亦自知其不免也然安於其議而不之顧知其不免而卒不獲逃焉者何也湯武周公非嫌名也吾身獲萬世之美名而天下有不可一朝居之禍茲固湯武周公所深憂也是故寧以

吾之不足而易天下之大利而不敢以吾身之名而廢天下之安是以湯之德寧有斬武之樂寧未善而周公亦安於其後之貶也夫子序書於鳴條則曰戰於受則曰殺而孟子於周公之過則亦以爲宜夫曰戰曰殺者直書之也曰宜者然之也以湯武之師而夫子則直書之而不貸以周公之過而孟子則然之而不辭嗚呼彼三聖人者誠以爲未足也於後世之議奚卹哉吾觀伊尹之心蓋有甚於此者焉鳴條之役創

之者湯也而從之者尹爾而夫子序書則曰伊尹相湯伐桀夫先尹後湯則是首伐桀之謀者尹也雖然此猶可也太甲既立不明于德而桐宮之遷蓋居憂焉而夫子則書之曰放嗟乎首伐桀之謀亦既非矣鳴條之師始釋而放其君於桐人其謂我何吾固謂伊尹之心有甚於湯武周公也蓋嘗觀桐宮之遷非放也書曰太甲既立不明而不曰不明見於未立意者未立之前太甲如故也既立之後聲色臭味有以蠱之



者多矣脫聲色臭味之蠱而俾之密邇先王之訓此伊尹悟太甲之機也嘗觀伊尹告太甲之書有五而居桐之後無一焉意者言不可以悟太甲所恃以悟之者湯之訓爾此又伊尹之心也已而自怨自艾天理順發居仁由義與湯匹休向非桐宮之訓則舊習猶不免也然則遷桐之制亦古人亮陰之制亮陰之制古也非創也今觀之書自居憂之外則無說而復位則即見於三祀之末年雖一日不過也是則無古人亮

陰之制尹不敢爲也雖然其心誠然也而其迹則若悖也其制雖古也而其事則若今也尹豈不知後世之議及此哉然亦不可得而竄也則亦曰吾聽之而已矣是故夫子不得掩於一字之名而伊尹亦不可逃於一字之內非爲伊尹設也爲後世無伊尹之志者設也以尹之聖猶不免而况於非尹也哉此孟子所以續夫子之志而名之以篡也夫子書法不隱而伊尹爲法受惡雖一毫之私不貸也嗟夫天下任與於尹

而任之重如此也哉吾固謂伊尹之心有甚於  
湯武周公也昔者陳司敗以黨君之過目夫子  
夫子聞之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且夫子  
安於受黨君之過而且幸人之知己者何也則  
亦曰無諱於心故無諱於人耳知夫子所謂幸  
則知湯武伊周之心也不然非夫子先有此心  
其何以議聖人之心也哉

孟子

伊尹

止齋

人心之疑舉天下之口以辨焉不鮮也而唯一  
無心者足以定之均千金之產雖其父兄不敢  
以意屬諸其鄰二人之爭必塗之人曲直之而  
後釋蓋無心者天下之所信而自固也昔者湯  
之仁天下之德之者衆矣桀之不仁天下之讐  
之者亦衆矣彼其德湯而讐桀也則湯之與天  
下必以爲是而其伐桀天下亦孰以爲非雖然  
或者是其所德而非其所讐天下之心猶有疑



詩儒與論 卷下 四  
也何者天下之人固有不忍思湯以自便而雖  
被桀之害必有不忍怨焉者在也且夫君臣之  
分甚明而理亂者勢之常數則幸國之寡而易  
其君又仁人之所不爲豈有天下而無仁義之  
人也哉天下而有仁義之人則湯之仁也吾將  
以爲固然桀之不仁吾亦安之於無可柰何而  
已必不忍德湯以叛君不敢以桀棄而不之臣  
也夫使天下之大有 一夫惻然乎湯之不忍歸  
而惕然乎桀之不敢去則聖人所不取嗚呼此

伐夏之師所以至伊尹而定也彼伊尹者耕畝  
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者也桀之暴也不加湯  
之聖也不聞彼其心何嘗利湯而病桀哉湯三  
聘之而悶然而應薦之桀者五反而衍然而適  
則其心又非欲興湯而亡桀也夫其不病之也  
而又非欲亡之也而至於醜夏而不留夫其不  
利之也而又非欲興之也而至於歸亳而不辭  
然則桀成不足以有天下而天下果不可以無  
湯夫然後向之不敢者恃以自決而不忍者亦

以安而湯之伐桀天下始晏然無疑孔子序書  
曰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相湯伐桀微  
伊尹雖湯亦無以自信於天下也哉周公之東  
征邦人有艱之者周公曰民獻有十夫爲之也  
而後邦人無異議蓋嘗論之以湯伐夏猶假伊  
尹以信以周公伐商猶假十夫以信故夫湯周  
公有無心之實而伊尹十夫有無心之形與聲  
徒實而形與聲不孚焉而動天下之兵者三代  
不爲也嗚呼而況乎其實之併亡也

周公

屏山

聖人明爲善之大端使人向焉而不誘以利心  
苟有異焉不如其已謙者盛德之事也易但言  
其終吉而已安而行之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  
之法也有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意  
同言病行之有翼定計效課功也利心存焉出  
於竊激反悖其性有所歆慕益亂其真故無利  
心而爲惡其惡可移有利心而爲善其善日隳  
大譟靜其容大辯訥其口貪倚廉爲地佞假真



爲媒非無善迹也利心存焉泯泯紛紛多見其資吾術借聖人以濟其私者矣周公吐哺握髮謙之至也豈以此來天下之士而沽一時之名乎非也何爲拳拳動動若是耶成其已也易曰謙以自牧謙之妙用也周公所行也豈有利心哉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孔安國以謂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凡人之心心念念相承循環不已在於德乎則意清情澹樂其生苟爲不然則念念縱逸滋蔓難畜倏然生於毫髮之微紛然成於

丘山之積甚哉此心之難馭也時焉不存之則躁動輕擾惟欲飛揚日焉不存之則桀驁橫肆莫可循伏逐物從好急於兩綬故君子戒湏臾之離造次之失它人則玩歲愒日終身弗反焉原其所由皆自一念之逸譬之良牧夫其所以化頑與暴御悍消狠者必有術也善牧畜者謹轡勒於未放之時善牧民者嚴禮法於未犯之時善牧心者攝思慮於未萌之時良心之放必有端也慮端不能弭必形於言言端不能弭必



見於動動端不能弭必流於過過深於動動深於言言深於慮是以意防慮如撥口防言如遏身防動如奪行防過如割其發淺其制易其形深其制難稔滔滔於潤土滅赫赫於焦薪此君子平居自牧常持以謙之功也有持謙之功者其慮必直其言必式其動必宜其過必白慮無枝蔓之謂直言無背向之謂式動無悔吝之謂宜過無藏襲之謂白迹其用心非一朝一夕也溫恭夤畏常有以制於冥冥其始也角銳抗衡

若競若爭其中也勢緩力紆或從或違其終也恢然同粹然一忻忻然而大順周公進於是理矣負聖人之才成天下之業光明盛大如此而驕吝之氣不萌乎中豈矯抑而然耶其處之有素矣學者有意於周公由是而習焉可也或曰周公萬古一聖人也果可習而能歟今技藝至微也力窮人習僅有毫髮之進其出倫絕類得之自然者終不可近况聖人耶則將應之曰子所論者才也受之天不可過強道德本於性性

可習也夫性一也狂聖同之惟氣質之稟則異  
異者可同而同者初不異也雖愚必明雖柔必  
強此點化氣質之妙也知其可以必而取必焉此  
學問之功也氣質之稟小學問之功大惟學者  
確然不以周公爲邈不可及而自止焉勉勉孜  
孜力鞭其所不至則氣質潛化於漸磨積習之  
中而聖性復焉然後知造物之無物而物物之  
自造也

心學

周公

東萊

天下之變生於激而變之翫焉者生於循蓋不  
激則變不生不循則變不翫是故變之激非可  
畏也而變之循可畏也循之爲可畏者何也人  
心溺於變而安於激而不知禍之可戒也陰陽  
激而爲雷爲雹茲變也已而聞之者不懼而見  
之者不駭也彼固以爲朝聞而夕見之也則亦  
奚懼而奚駭嗟乎人之情其亦駭於所未嘗見  
而懼於所未嘗聞者乎蓋上世未嘗有放其君



者矣而湯徑犯之是以當時猶有舍穡之言其  
如台之言者若不安於其心者之言也已而武  
王繼之而天下習矣孟津之師一集而不期之  
會者相踵也彼紂固有罪也而當時征伐之事  
無亦襲於所見者乎吾觀牧野之師一卷而歸  
馬放牛之事隨至者武王其亦憂於天下之習  
也未幾武王既喪卒之變生於潢離而成於肘  
腋尚動東山之師而周公亦敢於爲天下之大  
不義嗟乎周公非若人也而亦安焉者何也蓋

亦遍於其時值乎其變者然也蓋嘗讀書而至  
於管蔡之誅未嘗不果於周公之一舉也蓋周  
公之一舉誠果也以臣而放君前此固聞也而  
戮手足之愛者奚見也以象之傲而佐之瞽叟  
之頑猶不得逞也而卒怛怛於不義而况於無  
瞽叟之頑而又非象者何如也吾固謂周公之  
果也且武庚之立蓋武王之意也殺其父而立  
其子人情則同然也而周公乃誅之彼天下之  
人則曰是武王立之也而周公誅焉無以若是

愬然也哉卒乎周公其何以謝天下也殺其父而又戮其子人固以爲不仁也既立而復黜之人固以爲不信也一旦而戕二昆人固以爲不友也夫以一周公之身而萃不仁不信不友之責而周公則亦安焉吁周公非誠安之也周公之意以謂吾寧以身負管蔡而不可以身負武王也吾寧以身負武庚而不可以身負天下也吾寧以身負天下之謗而不可以身負寧王之責也向使管蔡不鋤武庚不削天下殆且無周

也而奚管蔡武庚之足恤也哉此周公之本心也而實難以語夫人吾觀金縢之書鴟鴞七月之詩且有以見周公之不知有身也夫不知有身而奚以恤夫人死生大事也忘死生之分而欲以身代武王者此其心何如也七月之詩爲遭變而作而鴟鴞之什則急於救亂者然也今讀其詩若無與於遭變救亂之辭切切然惟知有先公創業之難而自述其爲國之不易安於墮成王之疑初未嘗急騁以求釋彼亦何心以



脫天下之謗也哉然則周公非欲全名也蓋欲全周也非果於不仁而果於仁天下非果於不信而果於信其心非果於不友而果於友文王向使時不遭變變不激不翫吾見周公之心得以遊乎其天矣彼管蔡武庚所以自貽勦覆者亦翫變幸災之所召也於周公奚其貶

毛氏

周公

止齋

武王之封武庚也存商之仁也固存商之仁也亦安周之心也以人之臣害其君而取其天下雖盛德民之不疑者蓋寡而重棄其孤剪焉其族而覆之祀民心之疑不解矣民疑而不解天下不可居也故夫封武庚亦安周也吾行仁而不失其自安之道武王之計得矣而周公從而殺之周公之殺武庚非武王之意也聖人之爲不如是其甚也兄殺其父弟殺其子人則曰吾

固疑其弗利於商也其號曰存之而固將徐絕之也武王之繼商不情也周公一誅而被武王不情之名則周公之心豈安嗚呼周公之誅管叔其諸以謝天下歟且管叔非叛周也叛周公也武庚則叛周也非叛周公也管叔之罪私而武庚之禍大蓋武庚蓄未逞之謀而發管蔡之隙管叔不勝其忿以成武庚犄角之勢則周公之致辟于武庚而寬管叔之誅也似可何至於戕其兄嗚呼周公之誅管叔其以謝天下也武

庚叛也管叔亦叛也周公而施於武庚而致管叔是情屈於親而法獨行於讐也叛均而罰異則天下偏周公之刑矣偏周公之情則不情武王者管叔不忍殺也是故周公寧忍於管叔夫周公而猶忍於管叔則非甚於武庚矣天下無甚周公之辟而後無疑武王之心故周公能以其身犯版兄之不祥亦不累其君父以弗利商之謗悲夫其仁於君父也夫昔者帝舜誅四凶人而封其欲殺已之弟而天下咸服石碣殺州



諸論 卷下 十三  
吁而及其子厚君子曰義益象不濟四凶之惡  
則舜可以私厚與州吁之謀則石碯不得不公  
也由此觀之管叔無連商之罪則周公可以無  
誅吁管叔之無連商而可以無誅周公欲也雖  
然吾亦悲周公之未有以處武庚者

此例當云

孔子

屏山

望室而知四隅者必超物表舉輿而知輕重者  
必在輿外游生死而知其終始者必踐形理也  
魂魄之變茫昧莫測豈可以情識猜揣哉知之  
必有道也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  
者猶未能踐形也常流乎四勝之間何謂四勝  
或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  
散則無是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歿而愈光  
是輕生死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為是任生

死也齊泯輕任是四勝也。簾窺壁聽髮髻未真姑立言廣意以勝之。終為生死所圍。昔夫子讀易三絕韋編於是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說其於乾坤之蘊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如目辨蒼素。手數竒耦也。然當時弟子微言與義問荅多矣。季路一發問。夫子拒之。學者遂謂吾儒所急脩已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身外之事何足預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夫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肩手曳杖消搖而

歌往來之際。湛然如此。非平日有見焉。不能也。所以不切切言之者。懼學者守易曉之空言而不聞至精至賾之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夫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嘗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噫。聞學妙矣。其踐形梁徑歟。學者何言之淺也。登堂親炙。佔畢領會。固日聞所不聞矣。歿身勉勵。莫際其極。不幸奄忽於桑陰未徙之間。政恐有惜乎之歎也。夕死可乎。因知聞學之妙。非口傳耳授。目睹心承。必有豁然開怡然順者。



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夫剖石者乘其鑿開鑰者透其簧義有會理有  
解浮聰蔽聰雜見移見弗省是爲口動誦心動  
記日動規耳動剽映螢雪雖股髀童毫兀兀方  
寸不暫開焉聞性何由發哉余欲無言其言雷  
震未之或知其知川決引學者於中正不倚之  
地可矣噫踐形固非易事得正之斃君子之終  
它人固有未能從容於此者矣揚雄有投閣之  
駭范滂有爲善之疑大賢猶爾况其下耶蓋方

其平日志克氣盛自謂了了及卒然當變無以  
應之盡失其素守矣是以學者不可不自考於  
未然且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違順莫重於生死  
莫輕於夢寐違順之來怵然驚怖夢寐之間紛  
然錯亂莫知所主况生死之變耶學者須論此  
但當晝驗之違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  
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惟未然可不  
孜孜汲汲如拯溺捕亡以翼有聞耶

於心見地

曾子

屏山

孝爲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  
常相因爲本同故也孝以敬爲本而敬者修性  
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  
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爲孝乎成百善哉千非  
惟此心而已敬心之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  
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  
應也推其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  
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

此



諸儒集論 卷下 十一  
是數者一不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  
純也海之支流必鹹王之棄屑必潤中存是心  
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  
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警雷霆食如盤誦銘  
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  
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  
天地橫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  
夢通窗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  
於鬼神之秘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

非譎異也自然也敬心既純大本既露虛明洞  
達躍如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  
於外而性修乎內也曾子之孝孝也立身揚名  
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爲超警死生之際粲然  
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  
成已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啓手足則  
見於戰戰兢兢之時履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  
之際皆敬之謂也戴經所記奧義甚多首文三  
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

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  
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  
聖人以爲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  
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斯須之敬人能  
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爲未  
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  
學者之害疑情爲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  
疑情未除也朝諛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  
也博量禍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  
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  
尊其所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  
間方且以禮法爲拘囚專精爲滯著求其有始  
有卒者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  
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且夫成  
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法托



論語集注 卷下 十一

曾子

誠齋

道不可以易言也徑則誥差則離道之難言不  
差之難也夫子稱回之愚參之魯而聖人之傳  
乃愚與魯者得之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愚  
與魯道之資也智與慧性之翳也嗟乎言之似  
也而差也何也回之愚夫子蓋嘗言其如愚而  
不愚矣則回之愚豈其真而學者猶以為真也  
者參之魯夫子言之未及盡也執夫子未及盡  
之言而以參為真魯參又何辭焉雖然參不病

也學者病也右愚魯而左智慧則納天下之人於莊周之瓦礫佛老之寂滅也豈不病哉且參之魯豈其蒙然蚩暗然昧耶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相顧莫知所依據參也領之以一唯蒙然蚩暗然昧者能之乎然則參非真魯者也非魯而曰魯無乃言語之不給文學之未敏歟言語之給文學之敏君子非有癡也而非所先蓋言語者道之汲而汲者非道也文學者道之寓而寓者非道也言語之不給曰魯可也文學之

不敏曰魯可也而魯非道之賊也非道之賊而亦非道之資人之資有所明有所能能者事之資也明者道之資也參之魯者短於能者也非事之資而已矣非事之資而移以爲道之資道之資而非道之寓而資有所能道明可以入聖能可以入道者大妄也道則有可至不可至之理是也參也能之短而明之卓則知爲道之資者以其卓者也今也取其短者而謂爲道之資又欲去其卓者而謂爲性之騫不知其所謂騫



者乃參之所以爲資而其所謂資者乃參之無  
所用於道者也今夫錐之銳刀之利此物之敏  
者也然其能不出於錐刀之用而已窮日之力  
以螢焉曾不能以燭跬步至於鏡其規不盈尺  
而天地之大萬象之衆秋毫之微一照而洞見  
焉以爲鏡往而鏡未始往以爲物來而物未始  
來非往也而無拒也非來也而無非也則明之  
功也錐刀有是哉雖然鏡之明也反而照焉則  
與錐刀何擇曾子之心鏡也會子之心非鏡則

以一貫之之妙何以一照而洞見也則其所謂  
魯者亦不能爲錐刀之敏而已不能爲錐刀之  
敏而以爲道之資則錐刀之銳者亦何以爲鏡  
乎且人之學於道惟根於一明也去明則於道  
何徹焉謂智慧爲性之翳則是欲反鏡以求照  
也豈不誤天下之後學哉故曰言之似也而差  
也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之敬不敬  
於吾子路無所損益也而門人自憐聖人之言

論衡與論 卷下  
不心造其微而貌執其粗聖人安得一一而盡也哉子曰參也魯夫子未及盡也而參遂爲真魯嗟乎參真魯也參何病哉學者不學參之非魯而學參之魯參誤學者耶學者自誤耶

己百已千誠言力盡日何心少強於心爲

曾子

誠齋

學道者必有以用道也學之而無所用之則親見堯舜周孔而無所覲博極詩書禮樂易春秋而無所涉洞貫仁義忠信而無所歸何也堯舜周孔道之人也六經道之林也仁義忠信道之器也見其人極其林洞其器謂之不學道不可也謂之學道亦不可也學則學矣用則未有以明也布之可以溫故人取之以衣其身粟之可以飽故人取之以實其腹今且有人積布而不



不藏粟而不食則雖積藏如丘山而夫人者不免於凍餒而死矣夫布與粟如丘山而不免於死非不富之罪也富而不用其富之罪也學道而不用安以道爲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此曾子之始學也彼固有所用之也然則曾子之用何所用用之者體之也體之者身之也學道而至於體之以身夫然後道爲吾之有矣故夫世之學道者吾見其學道矣未見道爲吾有

也學而不能有則道自道自我也必使道即我而我即道者可以言道爲我之有矣曾子之三省其身非省其身也省其身與道之一二也身與道果一也曾子之幸也若猶二也曾子其得不省乎省之則不二矣且夫身與道爲二者豈身非道而道非身哉道與身爲一者又豈道自外至而身從中受哉謂身非道則身安得有夫道謂道非身則道安得有於身謂道自外至則有所至必有所見謂身從中受則有所受必

有所盈迎其至而無見也反其受而無盈也則道非自外至而身非從中受也道非外而身非內則不可謂身非道而道非身也身與道本一也一而二者不察之過也二而一者察之功也子思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人之一心察之之妙上際于天下極于淵無一理之逃也而况於反是察而用之於吾身之道乎匹夫有璧而藏之於家既久而偶忘之不勝其困而假匄於其鄰自以為天下之至貧也而不知其

富也三年而忽憶其璧也出而鬻之一朝而獲千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匹夫之所自有也有千金而困於貧既貧而富則察與不察也當其不察璧亦不亡及其既察璧固在也道也者吾身之璧也學者有璧而弗察弗察而忘者也會子曰有璧而日察之日察之而日憶之者也為人謀而忠與朋友而信傳道而必習學者豈無是哉有而不有者誰之過歟曾子一日而察者三豈有脫而不存也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



論語集注 卷下 二十一  
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備而不知反宜學者  
之無所樂也會子三省之學惟孟子傳之也歟

林氏

曾子

誠齋

無聖人之天而求至乎聖人之地其至者否也  
然則其孰爲地孰爲天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力  
也者聖人之天也堯舜之所性湯武之所身孔  
顏之所傳惟此一事故夫仁也者聖人之地也  
學聖人而不求至其地是欲歸其家未及門而  
宿於墻之外也然則仁何事於子曰仁之爲  
器重學者莫能勝其爲道遠行者莫能至又曰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而冉求亦曰非不

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故夫天下之重者莫重於  
不重之重而泰山爲至輕天下之力者莫力於  
非力之力而烏獲爲至羸仁也者不重之重也  
聖人也者非力之力也夫惟有非力之力者然  
後能舉不重之重不然子貢之辯子路之勇足  
以屈天下震諸子而一登聖人之門動靜語默  
弛然廢舉其辯與勇納之懷而無所用之然則  
必有非力之力而後能舉此不重之重者也蓋  
夫口易強而有辯也身易強而有勇也資難強

而有力也非有其天其誰能實之故曰力也者  
聖人之天也無其天而求至其地無其力而求  
舉其仁此楚人之所以學烏獲而死者也昔者  
楚人有慕烏獲之力而學之其里之父欲特千  
鈞之負而適秦者聞楚人之力也而請焉楚人  
者欣然而試負之然肩之而不能勝勝之而不  
能步步之而不能秦強而楚馬不十步而絕筋  
折脛以死學者無聖人之力而求舉聖人之仁  
吾懼其負而不勝勝而不步步而不秦也故夫



言傳與論 卷下 二十一  
鳥獲可慕而不可學也。有鳥獲之力而舉鳥獲之負可也。無鳥獲之力而試鳥獲之負可乎？鳥獲之力千鈞之負不可試也。而况聖人之仁而可試乎哉？有其力而堪其負，其惟曾子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何也？其力弘然後肩之而能勝其力，毅然後勝之而能步。曾子之於仁，弘以肩之，毅以步之。其至於秦無難也。雖然，輕天下之

重者重而不之覺，邇天下之遠者遠而不之慮。曾子猶覺其重而慮其遠者也。子曰：仁者安仁，安則重者輕。夫何覺？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至則遠者邇。夫何慮？此聖人之事也。曾子未及也。故曰：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雖然，任重而能堪堪之而不釋，道遠而能趨趨之而不息。秦雖去楚遠矣，其庸不可至乎？而况吾仁非若秦之去楚也哉？曾子也。雖未能如聖人之不覺其重，不慮其遠之安也。仁以自任，死而後已。曾

子其不至於仁乎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曾子之謂矣

勉行りる成功りる也







